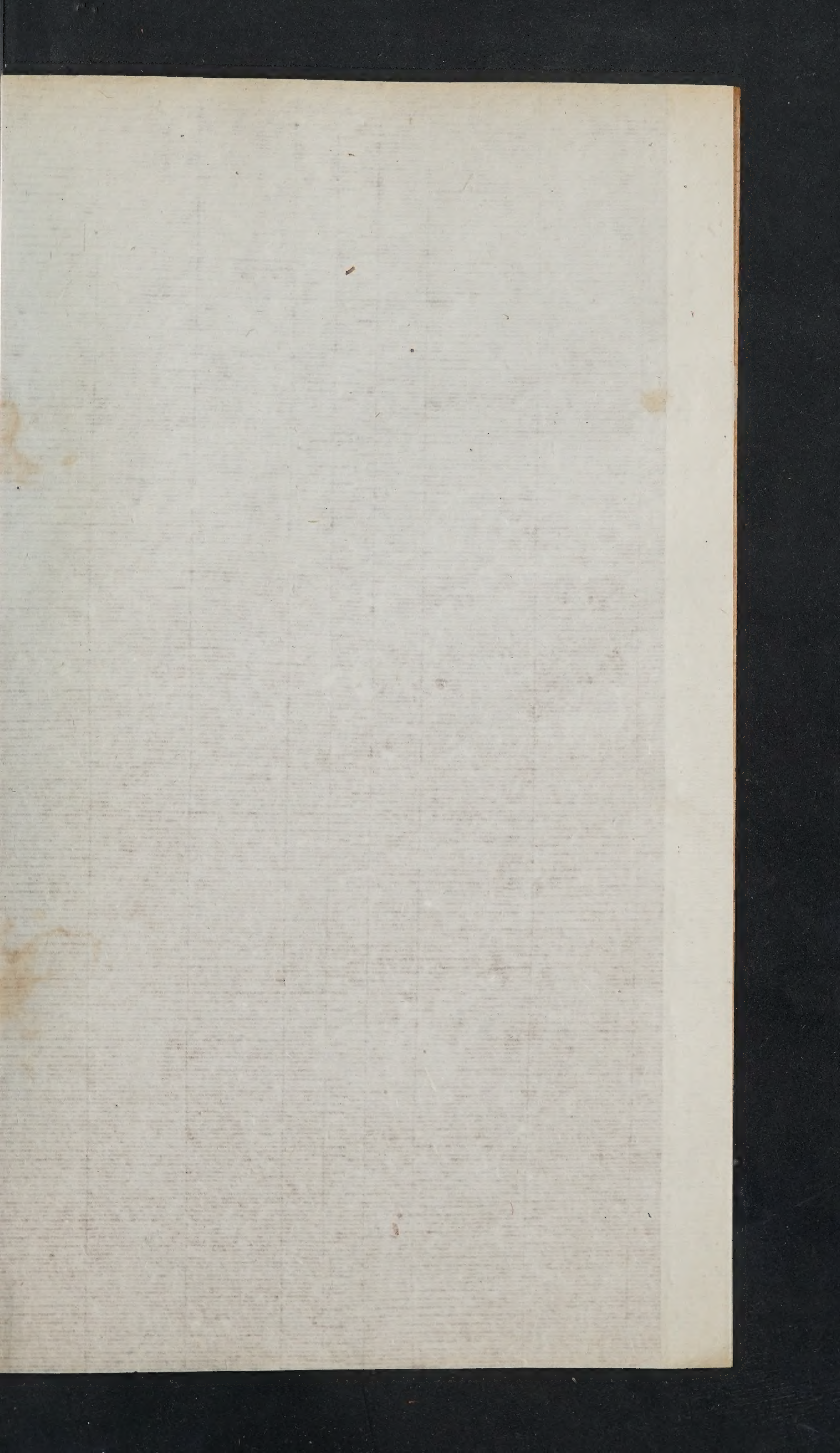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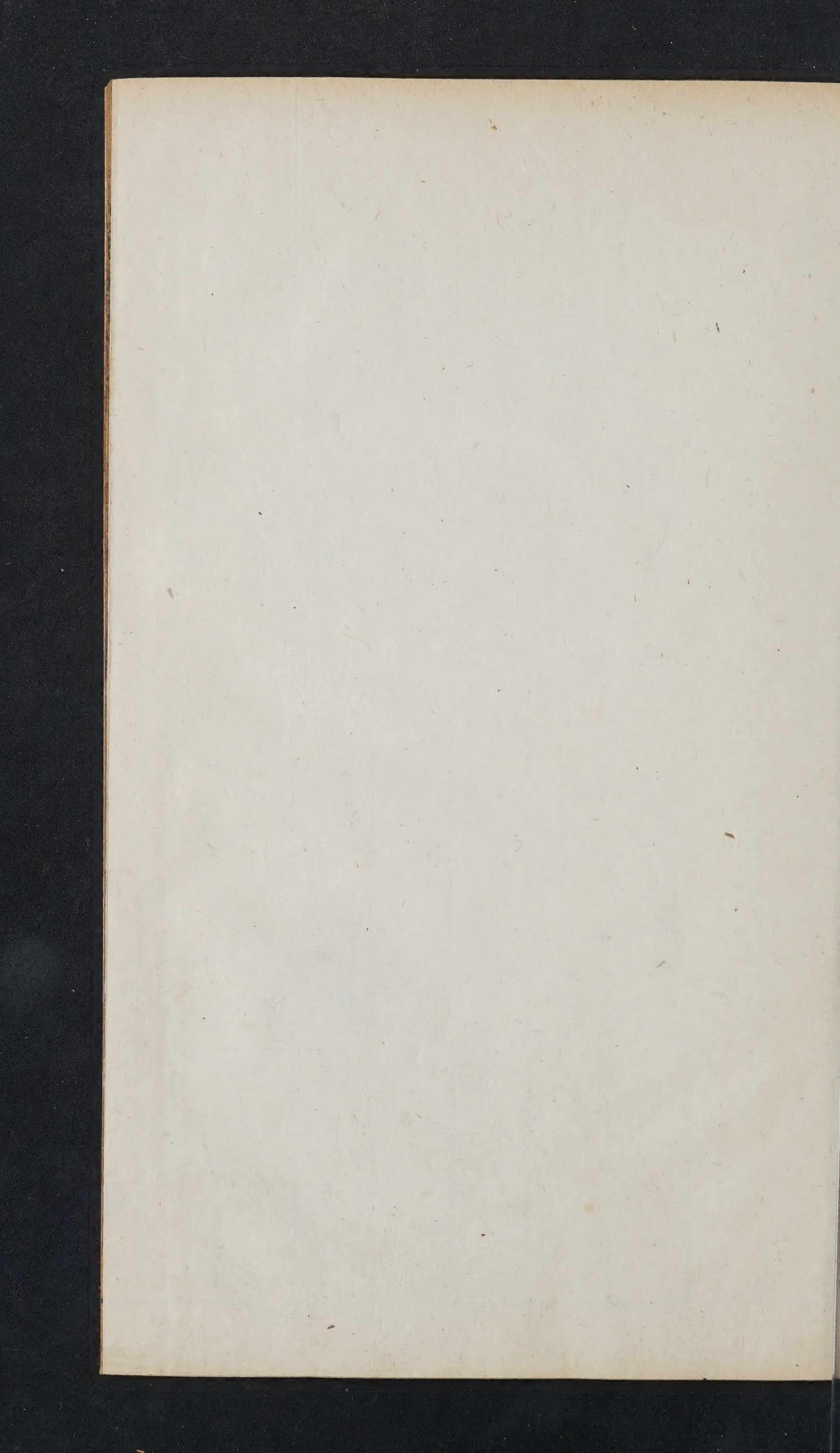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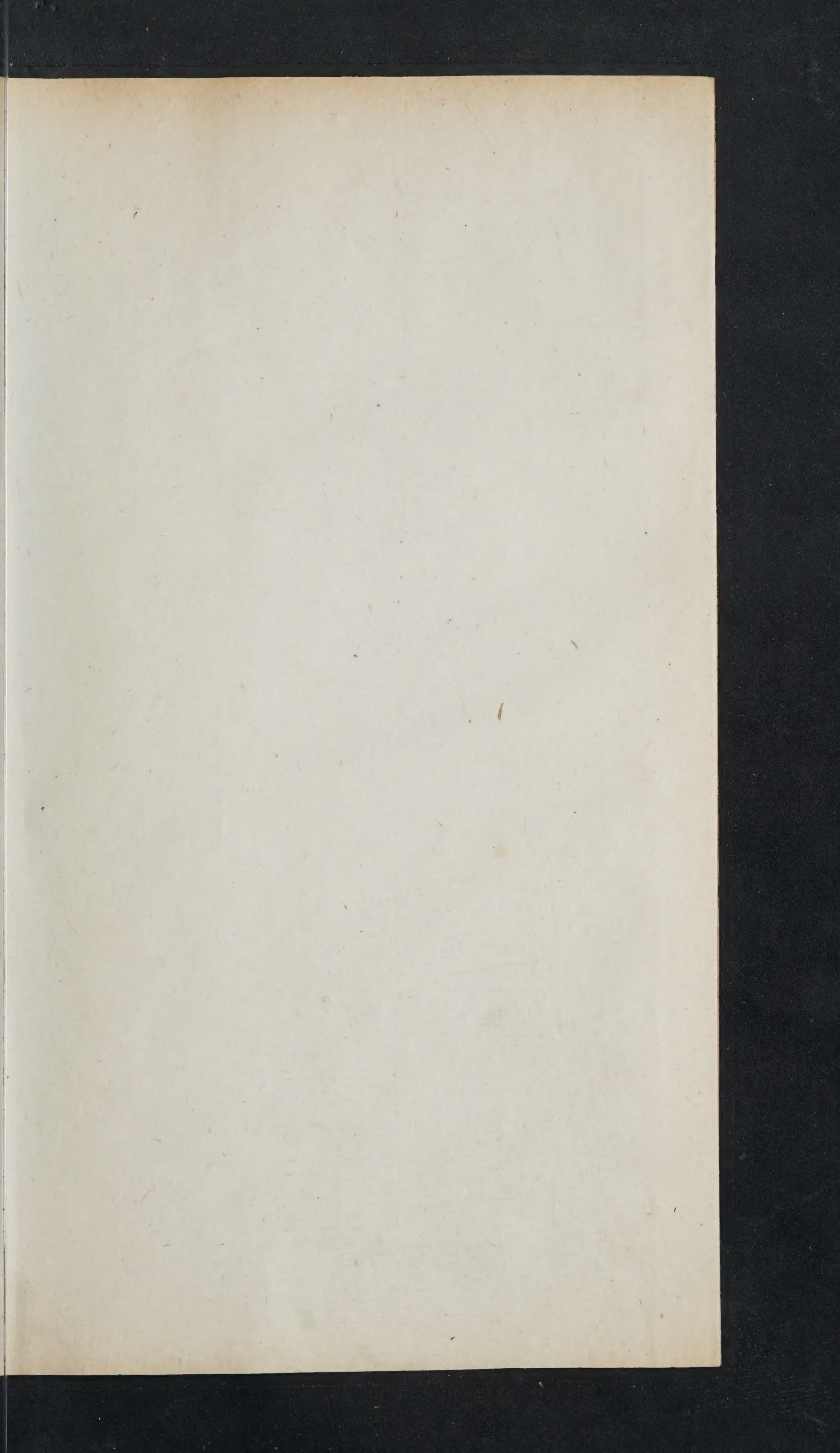








續

二十一卷目錄

續 二十一卷目錄終

續集　卷二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illegible]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

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
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
或以公薦自石亨為詬病不知景泰中已遣
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數日、上
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歆公猶勝後之嫉賢者
同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
善、卿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勑曰、朕承　祖宗丕
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
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
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

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
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
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
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
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
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
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
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能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遺内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公辭官必有深見

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
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
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南陽之薦士英宗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之禮賢亦千古美談也
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
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胷次灑落
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此公氣魄學力勝胡敬齋百倍從祀舍吳而取胡何耶
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不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蘊、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緊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
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
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
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
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
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
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
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凊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藹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凊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旣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質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宮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内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

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　白

終日竟夕孶孶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而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　陛下即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況兩廣峒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陛

下央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叅議賀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此人所難）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

近日楊復所少宰事羅近溪先生亦然

懸室中事之甚謹　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養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

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允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裁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蠧

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鑑已往之弊内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臣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刼財大擾然相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黄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無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黄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

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辟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内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黄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内廷燃燈朝士踏歌盍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内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獘政二疏正德元年陳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萎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
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賛甚佳）
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
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
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
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
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
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詔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　特
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譔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譔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

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為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
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
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
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
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
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
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
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

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塞本正源淸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丏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丁文

教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
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
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
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
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
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
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
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
子女踰期無刀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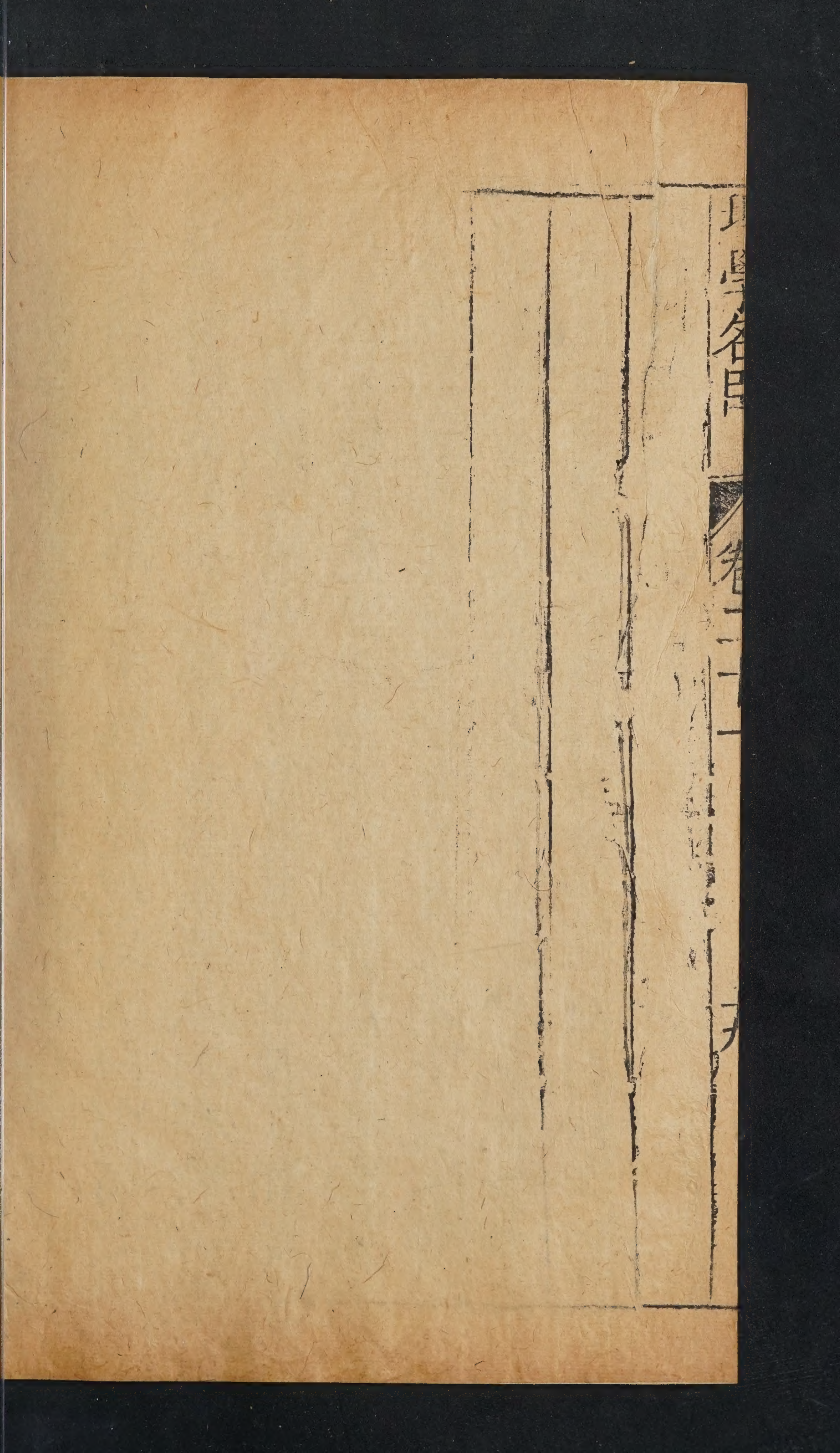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吕輒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
當事者恨公坐公黨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
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
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黨禍戍河
西公旣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
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
史秦紘檄遣董修鹾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
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成籍與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爇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

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争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寛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寛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上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凉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淸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淸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淸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毋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吏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决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顔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龎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内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倿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戸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劉[illegible]

親見陽明

續　卷二十一終

